

谢尔顿作品

NOTHING LASTS FOREVER

Sidney Sheldon Revisited 纪念通俗小说之父 Sidney Sheldon Revisited

[美国] 西德尼·谢尔顿 | 著

世无定事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NOTHING
LASTS
FOREVER
世无定事 [美国] 西德尼·谢尔顿 | 著 颂橘 令柔 |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无定事 / (美)谢尔顿 (Sheldon, S.) 著; 颂橘, 令柔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8
(谢尔顿作品集)
书名原文: Nothing Lasts Forever
ISBN 978-7-5447-0617-9

I. 世... II. ①谢...②颂...③令...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1104 号

Nothing Lasts Forever by Sidney Sheldon
Copyright © 1994 by Sidney Sheldon Family Limited Partnershi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8-206号

书 名 世无定事
作 者 [美国]西德尼·谢尔顿
译 者 颂橘 令柔
责任编辑 施梓云
原文出版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94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
版 次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617-9
定 价 24.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旧金山 1995年春

地区检察官卡尔·安德鲁斯正在大发雷霆。“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他质问道。“三个医生住在一起，又在同一家医院工作。其中一个差不多把整个医院搅和得要关门，另一个为了一百万美元害死了一位病人，而第三个却被别人谋杀了。”

安德鲁斯停下来喘了口粗气。“这三个人全是女的！三个该死的女医生！传媒都把她们当成了大人物。电视上全说的是她们的事。《60分钟》一档节目为她们设了专门的栏目。巴巴拉·沃特斯还给她们作了特别报导。我随便捡起一张报纸或一份杂志，没有不登她们照片，不说她们的事儿的。我敢二赔一跟你们打赌，好莱坞马上就会把她们的事情拍成电影，他们会把这几条母狗捧成什么女英雄的！就算是政府把这几张脸印到邮票上，像猫王普里斯利那样，我也不会吃惊。天呐，我可决不让她们的事情得逞！”他一拳狠狠砸在《时代周刊》封面刊登的一张女人照片上。照片上的大字标题是“佩姬·泰勒医生——仁慈的天使还是魔鬼的信徒？”

“佩姬·泰勒医生。”地区检察官的口气里充满着憎恶。他转过身对他手下的主控官格斯·维纳布说：“我把这桩案子交给你办了，格斯。我要给她定死罪。一级谋杀。送毒气室处死。”

“别担心，”格斯·维纳布不动声色地说，“我来办吧。”

格斯·维纳布坐在庭审室里观察着佩姬·泰勒医生，心里头在想，她是

个能对付陪审团的人。然后他又微笑着想,没有人能对付得了陪审团。她高挑个子,身段苗条,苍白的面孔上是一双摄人心魄的深褐色的眼睛。漠不关心的人草草看她一眼,或许不会认为她是个有魅力的女人。而看得仔细点的人或许就会注意到另外一些东西——那些共存于她一身的所有迥异的禀赋。从儿童般欢快的兴奋之情,到青年人的羞怯与疑惑,直到成熟女人的智慧与痛苦。她看上去是一副无辜的样子。格斯·维纳布刻薄地想着,她是那种一个男人会很得意地把她带回家中拜见自己母亲的姑娘——如果他母亲喜欢冷酷杀手的话。

她的眼光中有一种几乎是魂不守舍的局促感,看上去似乎在表明佩姬·泰勒医生内心深处已经完全躲避到另一个时空之中,远远离开她此刻身陷其间的冰冷而又委琐无聊的庭审室。

庭审在位于布顿安大街上森严而陈旧的旧金山司法大楼里进行。这座包含州高等法院和县监狱在内的建筑物有七层,全是用方形的灰色巨石砌成,是一座看上去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到法院来的人都得通过电子安全检查站这个小口子入内。高等法院在三楼。谋杀案一般在121室进行庭审。庭审室里,法官席靠后墙,背后是一面美国国旗。法官席的左边是陪审团席位,庭审室中央是由走道隔开的两张台子,一张是公诉人用的,另一张是辩护律师用的。

庭审室里坐满了记者和那些对交通伤亡事故与谋杀案特感兴趣的旁听者。在谋杀案的庭审中,这个案子与众不同。光是公诉人格斯·维纳布本身就够惹人注目的了。他身高体壮,精力过人,一头长而密的灰发,山羊胡子,有一种南方种植园主的优雅气派,虽然他还从没去过南方。他的神情让人隐约觉得难以捉摸,他有着电子计算机般的头脑。无论冬夏,他的标志都是身着一套白色西服,里面是老式的硬领衬衫。

佩姬·泰勒的律师艾伦·培恩是维纳布的对手,他像是一条壮实、充满活力、攻击力很强的鲨鱼。他已经建立起总是能为他的委托人获得无罪释

放的名声。

两个人以前在别的案子里曾经面对面地当过对手，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勉强的互相尊重，其实是完全的不信任。让维纳布大吃一惊的是，离开庭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艾伦·培恩居然来看他。

“我来这儿是为了成全你的，格斯。”

当心带着礼物来的辩方律师。“你脑袋里打的是什么主意，艾伦？”

“请你理解——我这么做并没有和我的当事人商量过，但是假定——只是假定——我也许能劝她承认有罪，从而得到轻判，并且因此而节省本州政府一笔庭审的开销。”

“你是在要求我和你搞个认罪辩诉协议？”

“是的。”

格斯·维纳布把手伸进办公桌里寻找什么。“我找不到我的倒霉日历了。你知道哪一天开庭吗？”

“6月1日。怎么了？”

“等一等，我还以为又到圣诞节了呢，不然你是不会向我要这种礼物的吧。”

“格斯……”

格斯坐在椅子上，朝前欠了欠身子。“你是知道的，艾伦，在一般情况下，我也倾向于同意你的提议。说真的，我巴不得自己现在已经在阿拉斯加钓鱼了。但是我只能答复你，不。你是在给一个为了从孤立无助的病人手中得到一笔钱，就把他谋害了的冷血杀手做辩护。我要求判她死刑。”

“我认为她是无辜的，而且我——”

维纳布爆出一声大笑，又戛然止住。“不，你并不真这样认为。也没有人会这样认为。这是一桩再简单清楚不过的案子了。你的当事人就和该隐一样有罪。”

“有没有罪恐怕要等陪审团这么说了才算数吧，格斯。”

“他们会有的。”他停顿了一下，又说：“他们会有的。”

艾伦·培恩走了以后，格斯·维纳布仍旧坐在那儿，思考着他们刚才进行的对话。培恩这时候来找他是虚弱的表示。培恩知道他赢不了这场官司。格斯·维纳布想着自己手上已经握有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以及他打算传唤的证人，心里觉得洋洋得意。

这一点毫无问题。佩姬·泰勒医生就要进毒气室了。

选任一个陪审团很不容易。这场官司几个月来一直占着报纸的大标题。这桩灭绝人性的谋杀案已经激发了一阵阵愤怒的巨浪。

主持庭审的法官是位女性，名叫瓦奈莎·扬，一个难对付的又是才气焕发的黑人法律专家。有传闻她将成为美国最高法院下一任大法官的提名候选人。她脾气暴躁，对待律师们尤其缺乏耐心。旧金山庭审律师们中间流传这么一句名言：如果你的当事人有罪，你又打算得到从宽发落的话，你就千万得离扬法官的庭审室远点儿。

就在开庭的前一天，扬法官把两位律师召进了她的办公室。

“我们要先定下一些基本的规矩，先生们。由于这次庭审的严重性，我愿我们之间能达成某种谅解，从而确保被告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但是我现在要警告你们二位不得利用这一点占便宜。明白没有？”

“是，法官大人。”

“是，法官大人。”

格斯·维纳布正在结束他的开场白。“所以，陪审团的女士们和先生们，本州将证明——是的，无可怀疑地证明——佩姬·泰勒医生杀害了她的病人约翰·克洛宁。她不仅仅犯下了谋杀罪，而且她之所以要杀人是为了一笔钱……一大笔钱。她为一百万美金杀死了约翰·克洛宁。

“请相信我，在你们听到全部证词之后，你们将毫不费力地发现佩姬·泰勒医生犯有一级谋杀罪。谢谢各位。”

陪审团静静地坐着，一动不动，但所有成员都在引颈而望，期待着下文。

格斯·维纳布转身面向法官。“如果法官大人恩准，我愿传唤加里·威廉斯，作为本州的第一位证人。”

证人宣誓入座后，格斯·维纳布开始发问，“你是恩巴卡德罗县立医院的医护员吗？”

“是的，完全正确。”

“约翰·克洛宁去年住进医院时，你在3号病房工作吗？”

“是的。”

“你能告诉我们是哪位医生负责为他诊治吗？”

“泰勒医生。”

“你如何看待泰勒医生和约翰·克洛宁之间的关系呢？”

“反对！”艾伦·培恩一下站起来。“控方在诱使证人做出推论。”

“反对有效。”

“那就让我换种方式来问。你曾听到过泰勒医生与约翰·克洛宁之间的谈话吗？”

“噢，那当然。我就是不想听也不行。因为我整天都在病房里干活。”

“你是否把这种谈话称为友好交谈？”

“不，先生。”

“是吗？你为什么这样说？”

“好吧，我记得克洛宁先生住院的第一天，泰勒医生开始给他检查身体时，他说……”他犹豫了一下。“我不知道能不能重复他说的话。”

“说下去，威廉斯先生。我想这庭审室里没有小孩子。”

“好吧，他叫她别用那双该死的脏手碰他。”

“他对泰勒医生说这话的吗？”

“是的，先生。”

“请向法庭陈述你还看到或者听到了什么别的没有?”

“好的。他总把她叫作‘那条母狗’。他不准她靠近自己。不管她什么时候走进病房,他都会说这样的话,‘那条母狗又来了!’或者‘叫那条母狗别来烦我’或者‘他们干吗不给我找个真正的医生来?’”

格斯·维纳布停顿了一会儿,朝泰勒医生坐的那边瞄了一眼。陪审团全体成员的眼睛也跟着望过去。维纳布摇摇头,似乎很悲戚的样子,然后转过身来面对证人。“在你看来,克洛宁先生是不是那种想给泰勒医生百万美金的人?”

艾伦·培恩又站起来:“反对!他又在诱使证人做出推断。”

扬法官说:“反对无效。证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艾伦·培恩朝佩姬·泰勒看了一眼,然后倒在椅子上。

“不,决不。他对她恨之入骨。”

阿瑟·凯恩医生坐进证人席。

格斯·维纳布说道:“凯恩医生,当发现约翰·克洛宁因静脉过量注射胰岛素而被谋——”他看了一眼扬法官。“……被杀死的时候,你是医院当班的负责医生,这是否正确?”

“是的。”

“你后来发现泰勒医生应对此承担责任。”

“完全正确。”

“凯恩医生,我将向你出示泰勒医生签署的正式的医院死亡报告书。”他拿起一张纸,然后递给凯恩。“请你大声念一下好吗?”

凯恩开始念起来:“‘约翰·克洛宁,死亡原因:心肌梗塞并发肺栓造成的呼吸停止’。”

“用非专业语言怎么说?”

“报告书说病人死于心脏病突发。”

“这份文件是泰勒医生签署的吗?”

“是的。”

“凯恩医生,这就是约翰·克洛宁的真实死因吗?”

“不,是过量注射胰岛素造成了他的死亡。”

“所以,泰勒医生以致死剂量注射了胰岛素,然后又伪造了死亡报告书?”

“是这样的。”

“你于是向医院院长华莱士大夫汇报了,他又向上级做了报告?”

“是的,我觉得这是我的职责。”他的声音很响,义愤填膺。“我是名医生,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夺去另一个人的生命。”

下一个被传唤的证人是约翰·克洛宁的遗孀。黑兹尔·克洛宁不到四十岁,火红色的头发,朴素的黑衣之下仍显露出肉感的体态。

格斯·维纳布说:“我知道这对你会是多么悲痛,克洛宁夫人,但我还是不得不要求你向陪审团描述一下你和你死去的丈夫之间的关系。”

寡妇克洛宁用一块花边大手帕抹抹眼睛。“约翰和我的结合充满爱情。他是个好得不得了的人。他常常对我讲,是我给他带来了唯一真正的快乐。”

“你和约翰·克洛宁结婚多长时间了?”

“两年。但约翰总是说这两年就像是在天国里度过的。”

“克洛宁夫人,你丈夫是否曾经和你议论过泰勒医生?是否告诉过你,他认为她是很了不起的医生?或者她给他帮了多大的忙?或者他有多么喜欢她?”

“他从来没有提起过她。”

“从没有?”

“从没有。”

“约翰有没有议论过要把你和你兄弟从遗嘱中排除出去?”

“绝对没有。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慷慨大方的人。他老是跟我说,没有任

何东西不是留给我的，当他去世的时候……”她的声音哽咽起来。“当他去世的时候，我会成为一个富有的女人，还有……”她说不下去了。

扬法官说：“我们现在休庭十五分钟。”

杰森·柯蒂斯坐在庭审室的后排，满腔怒火。他不能相信这些证人们对佩姬的谈论。这是我心爱的女人，他想着。这是我即将要与之结合的女人。

佩姬一被捕，杰森·柯蒂斯马上就去监狱里探望她。

“我们要斗下去，”他深信不疑地向她保证。“我要给你找国内最好的刑事辩护律师。”一个名字立刻从脑海里蹦出来。艾伦·培恩。杰森就去见他了。

“我一直在追踪报纸上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培恩说。“新闻界已经判定她图财害命，谋杀约翰·克洛宁而有罪。再说，她自己也承认杀了他。”

“我了解她，”杰森·柯蒂斯对他说。“相信我，即使佩姬会这么干，她也决不是为了金钱才这么干的。”

“因为她承认自己杀死了约翰·克洛宁，”培恩说道，“所以我们在这里能提出来的便是安乐死的问题。出于仁慈目的的杀人在加利福尼亚州是犯法的，其他大多数州也是如此。但是关于这种安乐死有许多复杂而又矛盾的情感。我可以拿南丁格尔听到上苍的启示等等胡说八道来证明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但是现在问题在于，你的爱人杀死了一名病人，这个病人在他的遗嘱里留给了她一百万美元啊。到底哪个在先，是先有小鸡还是先有鸡蛋？她是在杀死他之前就知道这一百万美元的，还是在这之后？”

“佩姬事先对这笔钱的事是一无所知的，”杰森坚定不移地说。

培恩的口气里显出他对此并不完全相信。“好吧，就算是个快乐的巧合吧。地区检察官正在要求按一级谋杀案进行审理，他要求判死刑。”

“你愿意接手这个案子吗？”

培恩犹豫不决。很明显，杰森·柯蒂斯是相信泰勒医生的。就好像是参

孙相信大利拉一样吧。他看着杰森，心里在想，我不知道这可怜的狗娘养的理没理过发，自己晓不晓得。

杰森正等着他的答复。

“这官司我接啦，不过你知道这案子是非常棘手的，要想打赢，难度太大。”

艾伦·培恩的这番话事后证明还是太过于乐观了。

第二天上午重新开庭之后，格斯·维纳布传唤了一连串新的证人。

一名护士作证说：“我听见约翰·克洛宁说‘我知道我会死在手术台上的。你会杀了我。我希望他们会因为谋杀罪把你抓起来’。”

一位名叫罗德里克·派勒姆的律师出庭作证。格斯·维纳布说：“在你告诉泰勒医生关于约翰·克洛宁财产中遗赠给她百万美元的时候，她说了什么？”

“她说了诸如‘这似乎不道德吧。他是我的病人’一类的话。”

“她承认这是不道德的吗？”

“是的。”

“但是她同意接受这笔钱吗？”

“噢，是的。绝对没错。”

艾伦·培恩接着反诘证人。

“派勒姆先生，泰勒医生当时正在等待你的造访吗？”

“呃，不，我……”

“你没有给她打电话说，‘约翰·克洛宁留给你一百万美元’？”

“没有。我……”

“所以，当你把这事告诉她时，你和她完全是面对面的？”

“是的。”

“你当时处在能够看到她对这个消息的反应的位上吗？”

“是的。”

“那么当你告诉她这笔钱的时候，她作何反应？”

“这个，——她——她似乎大吃一惊，但是……”

“谢谢你，派勒姆先生，我问完了。”

庭审现在已经进入第四周。旁听者和新闻记者们都发现控方律师与辩方律师魅力十足，煞是精彩。格斯·维纳布穿白衣，而艾伦·培恩着黑衫。两个人在法庭上来来回回地走动着，就像是一场殊死棋赛中的两个棋手在厮杀，而佩姬·泰勒就是那成为献祭品的可怜的卒子。

格斯·维纳布开始收紧网口。

“如果法庭准许，我愿传唤阿尔玛·罗杰斯到庭作证。”

证人宣誓入座后，维纳布开始发问：“罗杰斯太太，你的职业是什么？”

“是罗杰斯小姐。”

“我诚恳地向你道歉。”

“我在考尼奇旅行社工作。”

“你们旅行社为客户安排去各个国家的旅游，代订旅馆，以及办理各类食宿？”

“是的，先生。”

“我要你看看被告。你以前是否见过她？”

“噢，是的。她大约两三年前来过我们旅行社。”

“她去干什么？”

“她说她对去伦敦和巴黎，还有，我想是威尼斯吧，到这些地方去旅游观光很感兴趣。”

“她问过全包式的旅游吗？”

“呃，不。她说她一切都要头等的——飞机、旅馆。我记得她还对包租游艇感兴趣。”

法庭里安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格斯·维纳布走到公诉人的工作台边，举起几份折页印刷品：“警察在泰勒医生的公寓里找到了这些小册子。

这些是去巴黎和伦敦还有威尼斯的旅行日程表，这几份是价格昂贵的旅馆与航空公司的情况介绍，还有一份列有包租私人游艇的费用。”

庭审室里出现一阵嗡嗡的议论声。

主控官打开一本小册子。

“这里是列出的几艘供包租的游艇，”他大声读着，“克丽丝汀娜·欧……二万六千美元一周外加其他船用开销……莱索路特时代号，二万四千五百美元一周……幸运之梦号，二万七千三百美元一周。”他抬起头来接着说。“在幸运之梦号上有人作了个记号。佩姬·泰勒选定了这艘二万七千三百美元一周的游艇。她只是还没有选定她的受害人。”

“我们要求把这些小册子标为一号物证。”维纳布转过身来，朝艾伦·培恩微笑着。艾伦·培恩看了看佩姬。她正低头凝视着桌子，面色苍白。“该你盘问证人了。”维纳布说。

培恩站起身，故意拖延着，头脑飞快地思索着。

“近来这段时间旅游业务怎么样，罗杰斯小姐？”

“对不起，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问的是你们的业务开展得怎么样。考尼奇是家大型旅行社吗？”

“是的，相当大。”

“我猜想来问询的人一定很多吧？”

“噢，是的。”

“你说每天会有五六个人来吗？”

“哦，不！”她的口气愤愤不平。“我们每天和多达五十个人商谈旅行安排。”

“一天五十个人？”他的口气听上去让人觉得他对此很佩服。“我们现在在谈的是两三年以前的某一天。如果你把五十乘上九百天的话，那就差不多是四万五千人啦。”

“我想是这么多吧。”

“不过,即使是这样,在所有这么多的人里头,你居然还记得住泰勒医生,这是为什么?”

“是的,她和她的两位朋友是那样兴高采烈地谈着去欧洲旅游的事儿。我当时想这有多美好啊。她们就像是几个女学生。噢,是的,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她们,尤其是因为她们看上去并不像是有钱租得起一艘游艇的人。”

“我知道了。我猜想每一个走进旅行社,索要小册子的人都去旅行行了?”

“这个嘛,当然不。不过——”

“泰勒医生的确并没有预订过旅行,是吧?”

“这个嘛,没有,没有向我们订过。她——”

“她也没有向任何别家旅行社订过。她只是要求看一些介绍情况的小册子。”

“是的。她——”

“那就和实际去巴黎或伦敦不是一回事了,不是吗?”

“是的,不是一回事,但是——”

“谢谢你。你可以下去了。”

维纳布转身对扬法官说:“我要求传唤本杰明·华莱士大夫到庭作证。”

“华莱士大夫,你是恩巴卡德罗县立医院的行政负责人吗?”

“是的。”

“所以,当然,你对泰勒医生和她的工作情况都很熟悉啰?”

“是的,我很熟悉。”

“你听说泰勒医生被控犯有谋杀罪时感到吃惊吗?”

培恩站起身:“反对,法官大人。华莱士大夫的答复与本案无关。”

“如果我可以解释的话,”维纳布插进来说,“它和本案非常有关,如果

你能让我……”

“好吧，让我们听听他怎么说，”扬法官说道，“但是不要胡言乱语，维纳布先生。”

“我换种方式来提问，”维纳布继续说，“华莱士大夫，每个医生都被要求按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是这样吗？”

“是的。”

“这个誓言的一部分是这样说的”——公诉人读着他手中的一张纸——“‘我将戒绝一切伤害与腐败行为’？”

“是的。”

“据你所知，泰勒医生过去是否做过什么违背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事？”

“反对。”

“反对无效。”

“是的，有过。”

“请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有过一个病人，泰勒医生确诊他需要立刻输血。可是他的家人拒绝给予许可。”

“后来发生了什么？”

“泰勒医生不予理会，照样还是给病人输了血。”

“这合法吗？”

“绝对不合法。除非得到医委会的指令。”

“泰勒医生后来又干了什么？”

“她后来设法弄到了医委会的指令，但改动了上面的日期。”

“所以，她是先干了违法的事，然后又伪造了医院档案记录来进行掩盖？”

“的确是这么回事。”

艾伦·培恩朝佩姬瞥了一眼，气愤至极。他妈的她到底还向我瞒了什

么事?他自付道。

如果旁听者们想从佩姬·泰勒的脸上找到任何暴露情感的痕迹的话,他们是失望了。

像冰一样寒冷,陪审团团长心里想。

格斯·维纳布转过身子面向法官席。“法官大人,如您所知,劳伦斯·巴克大夫是我想传唤的一位证人。不幸的是他还受着心肌梗塞的影响,不能到庭作证。作为代替,我希望能盘问几个曾和巴克大夫一道工作过的雇员。”

培恩站起来:“我反对。我看不出这与本案有何关联。巴克大夫现在并不在场,再者,也不是巴克大夫在此受审。如果……”

维纳布又插嘴说:“法官大人,我向您保证,我下面要进行的一连串盘问,与我们刚才听到的证词非常有关系。它也和被告作为一名医生是否称职有关。”

扬法官怀疑地说:“那我们倒要看看了。这里是法院,不是一条河,我不会容忍任何钓鱼的勾当的。你可以传你的证人了。”

“谢谢。”

格斯·维纳布转身对法警说:“我要传唤马修·皮特森医生。”

一位六十多岁,风度翩翩的男人走向证人席。他宣誓后坐下来,格斯·维纳布开始发问,“皮特森大夫,你在恩巴卡德罗县医院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八年了。”

“你的专业是什么?”

“我是心脏外科医生。”

“在恩巴卡德罗县医院的这些年里,你是否曾有机会与劳伦斯·巴克大夫一道共事?”

“噢,是的,有好多次。”